

## 呼唤陈瘦竹先生正道直行的崇高品德与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

李斌

10月17—18日，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纪念陈瘦竹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戏剧理论与现代戏剧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宁召开。这场学术研讨会大部份内容都已成文，将由论文集收录，而部分即兴的发言则无法进入论文集。由于这些即兴的发言充满着对陈瘦竹先生人格力量与学术操守的肃然敬意，我顺手记下一些。

田本相教授开场即“呼唤”瘦竹先生的“正道直行”的崇高品德与“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他深为当下学者“被时代转型所迷惑，或心灰意懒，或热衷仕途”而伤感叹息。董健教授语出惊人地说：“陈瘦竹之后，我们都是夹生饭”。他说，陈瘦竹先生“在30年代前的学术生涯中已找到自我，虽然50年代受红色思想风暴的洗礼，但在70年代末他又重新找回自我”，“比起我们这代学人来说，陈瘦竹先生的功底非常扎实的”，反思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把我们搞成“夹生饭”，有些学者连我也不如（董健先生亦是国内著名学者，他如是说，更让我们晚辈汗颜，而对陈先生高山仰止）。戏剧研究在以前是顺从政治，而现在是屈膝商业。现在的大学已过分商业化，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与学术体制的官僚化破坏了学术生态，成为折磨大学学人与学术精神的罪魁，现在只有“在大学周围围上高高的墙，成为社会最后的绿洲，才能保留人类文化最后的遗产”。董健先生认为，陈瘦竹先生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保留“人性”，“不能太过麻木”，他的“人学”思想与对戏剧学的“人学”定位，正是他高尚人格在学术上的投射。陈瘦竹先生一生追求内心的宁静，抵抗来自外界的重压。他的一生，实践了一个戏剧研究与人生立世的大问题：“站着演戏，而不是跪着献艺”。

汪因果教授远在英伦，但也寄来了一篇文章，由朱栋霖教授代为宣讲，他认为陈瘦竹的一生就是在“抗拒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陈瘦竹先生前半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后半生生活在四人帮阴影中。他的生存都是“被劫持”的，他的经历更让我们明白“不趋时、不献媚”才是学术真正的美德与力量。朱栋

霖教授也提到，文革期间，领导要陈瘦竹先生写批判苏修的文章，他就以“我不懂，还在学习”为由拒绝。朱栋霖教授读过陈先生当时所有文章后，发现只有一篇论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悲剧的理论“稍左一些”，其他文章皆为独立思考的产物，融汇着艺术哲思与审美体验。朱栋霖教授说，现在来看“十七年”的人文文章，几乎不忍卒读，但陈瘦竹先生的剧作家论“是个例外”，写得充满智慧的艺术，“1978年重订时，大多数文章没有删，现在也不要删”，这是因为“陈瘦竹先生坚持“艺术性”与“美学”研究角度。

陈瘦竹的一生是戏剧性的，经常处在波翻浪涌中，充满各种不可预知的外力压制。朱栋霖教授提到“陈先生的精神是严峻悲壮的”，“最能坚持悲剧精神”。朱寿桐教授回忆说，陈瘦竹先生曾经聊起“我们几个同学”，说“叶兆言走的那个路比较潇洒，你就得走比较艰苦的路”，朱寿桐教授认为陈先生“讲的实际上是自己的人生感慨”。陈瘦竹先生感兴趣的不是学术，而是“小说”，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不得不放弃做专业作家的选择，“充满着悲剧性”。

尽管这样，陈先生仍严谨认真地对待学术研究。朱栋霖教授提到陈瘦竹先生学术研究的态度，陈瘦竹先生的研究“来源于自己收集到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他自己看了英文原版书才写完”，“他的字很大很大，几千几万字的长文，全部都是他自己从英文翻译过来，由沈先生誊录。他付出的劳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78年陈瘦竹先生已经70岁高龄了，他指导朱栋霖教授时的要求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

陈瘦竹先生对待学生是温暖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马维干先生对陈瘦竹先生的待人诚恳有很深的印象，他在本科期间就是南大学子，得到陈先生指教，考研究生时，5名研究生，“是唯一一本硕连读的”。他说起一个细节，1985年10月份的，他“请陈先生来家吃饭”，76岁的陈瘦竹欣然前往，当时烧饭条件不好，“前面上的菜，转眼就凉了”，但是“陈先生很开心，还喝了几杯酒。”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东女士回忆陈先生和学生交流都是“平等以待”，“当时我们5个学生经常去老师家去看电视。陈先生就坐在一边，听任我们无拘无束表达意见，从来不会打断”。万书元教授回忆陈先生经常让我们寄信，每发一封信，就“给我们一毛钱”，“还告诉我们说2分钱不要找了，有时学

生去陈先生家里帮忙，陈先生拿花盆时，也“让学生拿小的，他自己拿大的”。万书元教授还说，陈先生是宽容的，他鼓励学生从事不同职业，不一定要从事戏剧，像他做的就是讽刺小说。在回忆陈瘦竹先生的幽默感上，朱栋霖教授与黄丽华女士有了分歧，朱栋霖教授的印象中，陈瘦竹先生“十多年来没有说过笑话，一点不幽默”。对此，同是陈瘦竹先生爱徒的黄丽华女士提出，陈瘦竹先生曾经说过笑话，当时她在场，笑话是这样的：神父与农夫的妻子在床上，被农夫看见了，农夫就走到门外，面对天空，在胸前划十字，神父很奇怪，就问：你在做什么？”农夫说：“你在做我的事，我就做你的事情。”这种有趣的争执让会场所有人会心地一笑。

学生们对陈瘦竹先生的怀念也是真心的，骆寒超先生就一直保留着 1956 年陈瘦竹先生的讲课记录，这记录中凝聚着陈瘦竹先生人格与精神的力量，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失去了很多东西，受过很多苦难，但是这两本笔记本没有离开我”，“我放牛的时候，我也带着这本笔记本看看，我要回忆南大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温暖，一种鼓舞，一种活下来不至于死去的勇气”。

陈瘦竹先生的直接弟子和著名学者们的集体呼唤，让我们依稀看到陈先生感召与教导下的人文精神的发生史。他们在陈先生面前展示出的谦恭、自省与反思的精神，也让众多身为“弟子的弟子”的年轻学人们感到灵魂颤动。长辈学人与著名弟子们对陈瘦竹先生的致敬本身，也正体现他们的某种努力：试图通过集体性地、有意地呼唤与导引，把更年轻的弟子与学者的目光从浮躁的怪圈与虚华的梦呓中牵引出来，重构学术与人格的“正道”，这才是陈瘦竹纪念学术研讨会的真正意义所在。